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卷之三  
唐人集  
宋蜀刻本  
寶文堂  
藏書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

顧廷龍題



四



[唐] 柳宗元  
撰

柳文增廣百家辭補註

顧廷龍題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第十六

說

天說

韓曰

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歧之意惟沈顥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

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蓋有激

柳子因而爲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而去

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信

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信

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

佛老而言正爲柳子設也韓曰劉禹錫

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

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

然公紹興禹錫書去丸子之論乃吾

天說注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

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按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又一說云有殼曰果無殼曰蓏魯果切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重曰說文癰腫也瘻頸腫一曰文創痔後病也瘻音邕瘍謂贅肉音尤贊朱芮切瘻音漏痔丈里切蟲生之木朽而蝎中張曰蝎音曷木中非蟄毒音歇者草腐而螢飛音輔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生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

齧切 倪結

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

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

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由

張日

墾耕治也音懇

山林鑿泉以井飲斂斂墓以送死

窪空音歛

而又穴

爲偃洩

澧切 音蒐

偃涸也。溺謂之

築爲牆垣城郭臺

榭觀游蹟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

燭切 焚也音

煩遂革金以鎔陶甄琢磨

甄居延切

悴然使天地萬

物不得其情

醉切 情

倅倅衝衝

倅音辛

攻殘敗撓而

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

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

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  
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人下有一字故爲是  
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  
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  
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羨矣  
吾能然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  
世之謂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  
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  
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  
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夫地大果蓏也元氣大

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  
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  
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蔬  
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  
人實景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徧窮俛而  
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  
宰者故陰隲之說騰焉渥於冥冥者則曰天

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眷滋乎  
董荼未嘗擇善跖蹠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  
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  
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  
信羨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  
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  
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  
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  
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  
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

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  
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  
長天之能也陽而蒼樹陰而攀斂妨害用濡  
禁焚用光斬材窺堅液礦硎鎚義制強訏禮  
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  
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  
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  
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  
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  
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

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幸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誅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

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  
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  
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  
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施則其人曰  
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施則天人之論  
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  
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  
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  
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  
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

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  
曉盍取諸璧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  
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  
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  
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棲飽于餼牢必聖  
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  
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  
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

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  
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  
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  
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  
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  
之人曷引天爲咎曷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  
瀕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  
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  
也適有迂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

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可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

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委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

窮者莫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乎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累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